

『末日之神』向极端组织发起总攻

叙利亚国防部长法赫德·费拉杰其人其事

砍掉“所有敌人的手”

费拉杰,1950年1月出生在叙利亚的一位逊尼派富商家庭,对掌握国家政权的阿萨德家族(属于什叶派)来说是“不应该得到信任的外人”。但实际上,自加入叙利亚军队以来,费拉杰就表现出对现政权的无比忠诚,即便在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后,他也坚定地站在巴沙尔·阿萨德总统一边。

1969年参军后,有着丰富知识的费拉杰被上司认为是“有希望的将军苗子”,很快被送到号称“叙利亚西点”的霍姆斯军事学院深造。1971年,费拉杰以优异成绩从学院装甲兵系毕业,以中尉军衔进入第1装甲师服役,该师是叙军的精锐部队之一,训练要求非常严格。刚刚毕业的费拉杰恰好锐气十足,无论是在40摄氏度高温下驾驶苏制T-62坦克,还是指挥步坦协同训练都做得有声有色。在1973年爆发的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叙军第1装甲师奉命向以军阵地突进,尽管后来功败垂成,但他们依然是叙军中突入以军纵深最远的部队,费拉杰在其中的表现令所有人刮目相看。

尽管费拉杰表现出色,但他的逊尼派出身一度让上司很不放心,因此职务晋升较为缓慢。经过长时间考察,特别是在1982年黎巴嫩战争和1983年反击美法军事干预的作战中,费拉杰以优异战绩赢得信任,老阿萨德总统亲自将一枚勋章挂到他的胸前。

2011年叙利亚局势恶化后,费拉杰率军与逊尼派反政府军作战,一名反政府军人员回忆:“与许多逊尼派政府军士兵‘出力不出力’不同,费拉杰打得很凶,对我们来说,他就像‘末日之神’。”同年8月,巴沙尔总统把费拉杰提拔为副总参谋长,将其吸收进叙利亚的政治核心圈,费拉杰从“不受信任的外人”变成“最受信任的外人”。

2012年7月18日,一名袭击者在大马士革国家安全总部制造爆炸事件,时任叙国防部长拉杰哈被炸死。数小时后,巴沙尔总统宣布费拉杰接任国防部长兼军队副总司令。第二天,身着迷彩作战服的费拉杰出现在国家电视台,他发誓要砍掉“所有敌人的手”。

危机中苦苦支撑

新官上任的费拉杰一出手就表现出铁血的一面。为尽快消灭首都大马士革附近的反政府军,他从戈兰高地调回四个精锐师,并通过国家电视台

据叙利亚国家电视台报道,12月上旬,在俄空天军支援下,叙利亚政府军在北部阿勒颇省、伊德利卜省连续取得重大胜利,被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和反对派武装占据多年的重要城镇获得解放。叙国防部长兼武装部队副总司令法赫德·费拉杰在电视台发表讲话,称叙政府军已做好消灭敌人的准备,“我们将向世界证明,这是一支训练有素的强大军队,它不会被凶残的敌人打败。我希望真正的叙利亚爱国者能和人民的军队站在一起,共同消灭恐怖分子”。



向反政府军发出最后通牒:“如果你们在48小时内不撤离大马士革,政府军将毫不客气地歼灭你们!”

在费拉杰指挥下,政府军一改之前的颓势,集中兵力收复被反政府军控制的大马士革米丹区。大马士革的局势稳定后,费拉杰又率军援救遭到围攻的北部重镇阿勒颇。据称,当时与邻国交界的海关关口一度被反政府军占领,而不远处却有政府军坦克团的30辆装甲车迟迟没有反应。费拉杰急令将该团团长“就地正法”,新任团长只用了一个小时就夺回海关控制权。

然而让费拉杰没想到的是,反政府军在外部势力的支持下韧性十足,双方很快陷入僵持。此时,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又趁虚而入,叙利亚遂成为多方混战的战场,实力不足的叙利亚国防军不得不苦撑危局。

“我们注意到,自2013年以后,费

拉杰就很少露面了,”一名黎巴嫩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学者对英国《卫报》记者说,“这反映出他在新危机面前拿不出什么太好的办法来了,不过巴沙尔并未做出撤换国防部长决定,这说明他们之间还是有信任度的。”

有媒体分析称,费拉杰在遭受反政府军和极端组织夹击后陷入沉寂,很明显是在积蓄力量。“就当时各方力量对比而言,(叙)政府军不足以同时击退反政府军和极端组织进攻,”伊朗《德黑兰时报》称,“坚守待援、积蓄力量是费拉杰最明智的选择。”据悉,不久前俄罗斯已向叙利亚提供数十架苏-24和苏-25战机,《德黑兰时报》称:“我们相信,费拉杰手中已经掌握足够展开反攻的武器装备。”

政府军全线出击

事实证明,费拉杰奉行的“以守待变”策略是正确的。在伊朗、黎巴嫩真主党乃至俄罗斯等盟友出兵前,叙政府军逐步收缩防线,将兵力集中起来。费拉杰就公开承认,叙政府军放弃了一些偏远且不太重要的据点,例如靠近土耳其的塔夫·塔纳兹基地,那里停放着需要维修的直升机,守备部队也都是技术人员而非特种兵,故在遭受IS围攻约一个月后,军方将有用设备和人员转移后予以放弃。当然,这些主动放弃的举措,在反对派的宣传中都变成“政府军屡战屡败”的证据。

当9月30日俄空天军展开反恐空袭后,费拉杰迅速下令叙政府军全线出击,收复失地。据统计,在俄军掩护下,叙政府军在大马士革、霍姆斯、拉塔基亚、哈马、阿勒颇、伊德利卜等六个地区同时作战。费拉杰宣布,从大马士革通往阿勒颇的战略通道已重新开放,“这是连接阿勒颇城的唯一陆上补给通道,战略地位非常重要”。

总体来看,俄军空袭后,叙政府军在地面战场上取得显著进展,“叙利亚军事专家穆恩斯评论说,“这是叙政府军首次在超过三个战线上同时与敌人作战。”他同时提醒费拉杰,面对政府军的攻势,无论反政府军还是IS都转变策略,他们化整为零,与政府军进行拉锯战,“对手希望不断开辟新的战场,分散俄军与叙政府军的注意力,减轻自己在正面战场上的压力”。

张晓红



环球军情

俄军舰开火警告土渔船 双方舰船屡现对峙情形

12月13日,游弋于爱琴海北部水域的俄罗斯海军驱逐舰“敏捷”号开火警告一艘土耳其渔船,“以避免两船相撞”。俄国防部在声明中说,俄水兵率先发现土耳其渔船,当时渔船正朝军舰方向驶来,它既没有用无线电与俄舰联系,也对俄舰发出的灯光信号不予反应。当双方相距600米处时,俄水兵用轻武器实施开火警告,土耳其渔船才“更改航道”。此前,土耳其《自由报》曾报道,俄海军运输舰“亚乌扎”号在12月1日与一艘土耳其潜艇发生对峙,当时气氛“非常紧张”。

俄期待与伊朗深度合作 向其出售先进军事装备

俄罗斯《消息报》12月13日报道,俄政府军工委员会官员科任透露,在国际社会解除对伊朗的部分制裁后,俄罗斯准备扩大与伊朗的军事合作,伊朗采购的俄罗斯武器会成倍增加。他表示,伊朗军队需要整体换装,但受限于经济和外交环境,伊朗只能优先进口最需要的武器装备,例如防空系统等,这些需求将为俄罗斯带来数十亿美元收益。俄罗斯现代伊朗研究中心主任萨法罗夫称,未来伊朗武器市场70%的份额将被俄罗斯占领,而伊朗出于安全考虑,不会进口西方武器。

巨资造出“武器废物” 美军火商遭到国会痛批

据悉,美国海军曾投入近7亿美元,委托军火商洛·马公司开发“最先进”的远程扫雷系统,但经过多轮测试,性能仍不达标,受到美国国会和军方痛批。远程扫雷系统实际是一款无人潜航器,专为美军濒海战斗舰(LCS)配套设计,能帮助战舰避开或摧毁水雷。但自2014年9月以来,它没有一次通过测试,甚至在离开战舰可视范围时,不能受到战舰的有效控制。一些美国议员称,远程扫雷系统形同“废物”,影响了美军战备计划,应该启动问责程序。

塞浦路斯欲拉外援防范叙冲突扩散

当前,美国和欧盟以“干涉乌克兰内政”为由,坚持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和外交制裁,但俄罗斯毫不示弱,不仅对美欧实施“反制裁”措施,还积极在西方阵营中“挖墙脚”,寻找打破“反俄联盟”的机会。

据俄罗斯《消息报》报道,由于中近东地区局势不稳定,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势力坐大,毗邻的欧盟成员国塞浦路斯出现邀请俄军驻防的声音,认为只有俄军才能够保护他们免遭IS的恐怖袭击。但俄专家认为,俄军在欧盟国家建立军事基地面临诸多障碍。

防范“池鱼之灾”

12月初,塞浦路斯共和国东正教社团领导人马里乌斯及其支持者致函总统阿纳斯塔夏季斯,要求政府考虑邀请俄罗斯在其境内建立军事基地。马里乌斯表示,欧盟国家中,塞浦路斯离叙利亚最近,两国之

间只隔着200千米宽的海峡,而叙境内的IS组织势力强大,塞浦路斯随时可能遭受“池鱼之灾”。他表示:“正在叙境内打击IS的俄军表现出非凡的战斗力,塞民众感到有必要寻求俄罗斯的军事支持。”实际上,早在今年2月,阿纳斯塔夏季斯总统在接受《塞浦路斯周报》采访时,也表示俄罗斯在塞境内建军事基地具有“可行性”,“俄塞之前签署的防务协议应当恢复,此外塞浦路斯还将向俄罗斯提供额外设施,就像我们与法德等国合作一样”。

目前,俄国防部未对这一消息发表评论。俄罗斯政治调查研究所所长谢尔盖·马尔科夫表示,塞浦路斯确实面临极端势力威胁,因为它在1974年内战后分成希腊族控制的塞浦路斯共和国和土耳其族控制的“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如今这两个政治实体间开放边界,居民可以自由来往,因此IS分子能从

北塞浦路斯渗透到塞浦路斯实施袭击,要知道IS已在土耳其本土及北塞浦路斯扩张势力。俄罗斯议员米罗诺夫表示,塞浦路斯向来是俄罗斯人旅游甚至移民的目的地,况且该国居民多为东正教徒,与俄罗斯人有天然的亲近感,“俄军一旦进驻,会受到当地居民的热烈欢迎”。

俄罗斯政治和军事分析研究所副所长亚历山大·赫拉姆奇欣则表示,当前俄罗斯与土耳其处于严重对立状态,在塞浦路斯建立俄罗斯军事基地是不错的选项,因为塞浦路斯离土耳其非常近,当年俄罗斯向塞浦路斯出售S-300远程地空导弹系统,就把土耳其吓得不敢,如果再出现俄军基地,土耳其的战略形势势必更加糟糕。

可采用变通手段

塞浦路斯号称“地中海明珠”,是欧亚非三大洲的交汇点,具有重

要战略意义。俄地缘政治研究院副院长康斯坦丁·西夫科夫认为,如果俄罗斯在此建立海空军基地,理论上可部署大型水面舰和约100架歼击机,可以让俄罗斯实际上控制整个东地中海。西夫科夫强调,如果塞浦路斯允许俄罗斯在当地部署至少5000人的作战集群,俄罗斯将完全具备上述能力。

但俄罗斯政治家维亚切斯拉夫·斯米尔诺夫认为,实施这一计划极为困难,首先,塞浦路斯有两个英军大型军事基地,部署有7000名英军,而土耳其在北塞浦路斯驻军达3.6万人,对南部的塞浦路斯共和国虎视眈眈,因此俄军进驻的现实条件并不成熟。其次,塞浦路斯继加入欧盟之后,又提出加入北约的请求,而北约是绝不会允许其成员国领土上出现俄罗斯军人的身影。斯米尔诺夫认为,在即将到来的塞议会大选中,是否邀请俄罗斯建军事基地

将成为一大争论话题,要知道塞左翼力量一直强烈反对本国加入北约,把邀请俄军驻扎当成政治手段。

但俄罗斯《真理报》分析,俄罗斯不必在塞境内拥有永久军事基地,只需获得某种设施使用权,也能达到目的。早在今年1月,俄驻塞大使奥萨奇曾表示,俄罗斯希望使用塞浦路斯的军事设施,双方正就这一问题进行磋商。但他并没有说明俄罗斯希望塞浦路斯提供什么样的军事设施,只是说俄方希望能同塞方达成协议,方便俄军在必要时使用塞方军事设施。目前,塞浦路斯已向参与中东反恐的法国军队提供帕福斯港的军事设施使用权,并为在黎巴嫩执行维和任务的德国军舰提供后勤服务。另据《塞浦路斯周报》披露,塞浦路斯议会曾通过决议,允许俄军机在执行人道主义救援行动时使用本国的帕福斯空军基地。

柳玉鹏